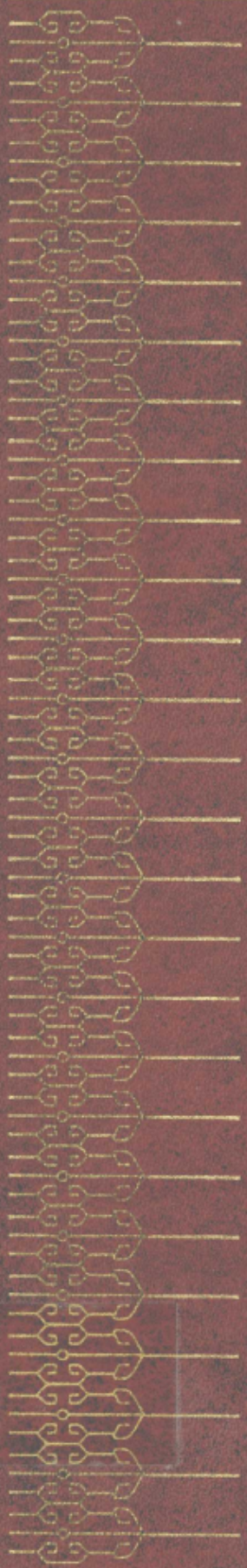
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# 哲學典

諸子百家分典



**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**

中華大典. 哲學典. 儒家分典 / 《中華大典》工作委員會, 《中華大典》編纂委員會編纂. —昆明: 雲南教育出版社, 2007. 9

ISBN 978 - 7 - 5415 - 3164 - 4

I. 中… II. ①中…②中… III. ①百科全書-中國-現代②儒家-百科全書 IV. Z227 B222.1-6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6)第 141948 號

**中華大典·哲學典·儒家分典**

編纂:《中華大典》工作委員會

《中華大典》編纂委員會

出版:雲南出版集團公司

雲南教育出版社

(昆明市環城西路 609 號 郵政編碼 650034)

發行:雲南教育出版社

(昆明市環城西路 609 號 郵政編碼 650034)

排版: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

(南京市中央路 276-1 號 郵政編碼 210037)

印刷: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

(上海市澳門路 477 號 郵政編碼 200060)

開本:787×1092 1/16

印張:422 字數:13 640 000

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2 500 冊(絕版)

書號:ISBN 978 - 7 - 5415 - 3164 - 4

定價(全七冊):3 500.00 圓

**絕版編號: 2474**

## 禮

宋濂《宋濂全集·龍門子凝道記》卷中《河圖樞》龍門子曰：《易》有先天，聖人禮樂之源也。觀《先天圖》可以制禮，天高地下，貴賤以位，禮之分也。觀《先天方圖》可以制樂，陽升陰降，相盪相摩，樂之情也。禮樂之道，斂之本乎一心，放之塞乎天地。嘗聞之子柳子云。

葉子奇《草木子》卷二 禮有容，樂有聲。聲陽也，容陰也。聲容交而天地熹合矣。大抵樂惟取其和，後世樂多悲壯，所以不善。

古人云，心和則形和，形和則氣和，氣和則聲和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。今之世安得知禮樂大意之人，與之論禮樂情文之盛哉。

周子曰，樂聲淡則聽心平，樂辭善則歌者慕，故風移而俗易也。妖聲艷辭之化人也亦然。此不易之確論也。孟子謂，今樂猶古樂，救時之論也。

方孝孺《遜志齋集》卷一《九箴·謹禮》 人情難制，譬之河江。禮以正俗，爰立大防。上而朝廷，下逮閭里。自身及家，莫不有禮。君臣以定，父子以親。夫婦昆弟，舉得其倫。大法既昭，衆志成一。綱紀相維，名分有秩。禮之爲治，析於未萌。不能謹禮，刑措奚能！賢哲知本，簡身克己。言動之微，履繩蹈矩。以此使臣，必效其忠。以此臨民，必致其恭。爲國以禮，聖有明訓。敬德罔愆，永垂令聞。

曹端《通書述解》卷上《禮樂第十三》 此論禮樂，而見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也。禮，理也。禮陰也，故理焉。樂，和也。樂陽也，故和焉。陰陽理，而後和。合而言之，則陰陽各得其理，而後二氣和也。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，兄兄，弟弟，夫夫，婦婦。人倫之間，各盡其道，各安其分，無不且和焉。萬物各得其理，然後和。天高地下，萬物散殊，而無不各得其理，然後流而不息，合同而化，而無不和也。故禮先而樂後。以其先理而後和，所以不曰樂禮，而曰禮樂云。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，亦此理也。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，鮮不流於慢者。

胡居仁《居業錄》卷五 天高地下，萬物散殊，而禮制行矣。蓋尊卑上下，貴賤等級，以至儀章度數，皆有一定不易之理，不過假聖人之手而制作之，便成個禮，天下後世，遵而行之。其實未制作之時，此禮之體已具也。

範疇總部·明代部·道德修養論分部·禮

天高地下，萬物散殊，而禮制行矣。流而不息，合同而化，而樂興焉。此禮樂之本意也。聖人制作，只是因其自然之理，曷嘗有一毫私意安排？禮樂既成，則所以節民之欲，感人之心，成人之德，乃自然之功用。故程子曰，若達便是堯舜氣象。

聖人無一事不從道理出來，如禮、樂、刑、政皆道也。後世道不明，禮樂刑政與道判爲二物，故禮樂廢而刑政倚於一偏也。

蔡清《四書蒙引》卷四 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禮所生也。

親親即仁，尊賢即義，其等殺處即禮。蓋比仁義禮，正與孟子仁之實，義之實，禮之實一般，是以其發用者言，非專以未發之性言也。不然，何以曰義者宜也，又曰分別事理，各有所宜也。可見是就已發者言。此章主在親親之仁。尊賢只是講明親親之道而已。

親親之殺，併及尊賢之等，而皆爲禮之所生義，禮意卻不重，重在尊賢之義，是知人親親之有殺，尊賢之有等，是知天也。仁通行乎五達道，而乃以屬之親親者何。孝弟爲爲仁之本也，其實親親之殺，言外就含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屬，故下文或問曰，子庶民，來百工，柔遠人，懷諸侯，因親親之殺而推之也。

又卷五 禮之用，和爲貴。

禮之爲體雖嚴，而皆出於自然之理，故其爲用亦必聽其自然之理，而從容順適爲之，無拘牽急迫之態，乃爲得禮之意，而可貴也。故曰，禮非強世者也。只看禮字，便是嚴的物事。君臣、上下，不可以毫髮僭差，然非出於人爲，全是天理合當如此行，人心也要如此行方安，故用和爲貴。禮之用，即禮之行處也。體者是禮之本意，本意以嚴而設也。此章之旨，謂禮之行貴於和，而又不可一於和也。一於和則和非其和矣，外禮以爲和者也，與上文和字名同而實異。

禮之用和，是無心之和，趨理而行者也。知和而和，是有心之和，越理而行者也。最要味朱子總註所謂嚴而泰，和而節，此理之自然云云。蓋禮之用而不和，則一倚於嚴，而失其中正矣，未足貴也。若知和而不知以禮節，則又一倚於和，而失其中正矣，亦不可行也。朱子註不曰嚴而和，而曰嚴而泰，見其出於人心自然之安，而非著意於和者也。又曰，和固不可便指爲樂是禮中之樂，如天子八佾，諸侯六，大夫四，士二，此樂之有節處，又是樂中之禮也。

便是禮樂不相離。

**陳獻章《陳獻章集》卷二《與崔楫》** 棄禮從俗，壞名教事，賢者不爲。願更推廣此心，於一切事不令放倒。名節，道之藩籬。藩籬不守，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。

**湛若水《甘泉文集》卷二《新論》** 禮也者履也，樂也者樂也。禮以履之，使民無邪行。樂以樂之，使民無邪心。無邪行則風俗可得而正也，無邪心故祥瑞可得而格也。後世禮既壞，則民無所履，故手足莫措。樂既崩，則民無所樂，故怨咨日生。

禮者以定民，樂者以動民。禮以定之，故使民手足有措。樂以動之，故使民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。定以基之，動以成之，故三王之治可幾也。

**王廷相《慎言》卷一二《文王篇》** 或問禮樂，曰：「序也和也，舍是不足以成化矣。鐘鼓琴瑟，干戚羽籥，籩豆簠簋，玉帛牲醴，禮樂之物也，待其人者也，非本也。」曰：「先王禮樂成化之象何如？」曰：「大道之隱也久矣，予惡乎以見之？竊嘗考之矣，禮行而志定，尊卑、上下、親疏、貴賤，各安其常分而不亂，諸侯四夷，安其職而守疆土。其極也，陰陽順軌而天地位焉；樂行而情達，君臣和於朝，卿大夫和於位，羣士和於職，庶人和於野，盜賊姦宄不興，而夷狄安於四鄙，四時平而萬物亨焉。吁！此堯、舜、三王之大道也，予惡乎以見之？」

**胡直《胡子衡齊》卷七** 問禮。曰：禮自中出，根於心。孔子曰：人而不仁如禮何。言不仁者失其本心，則禮不爲用。是故，禮非自外至者。曰：禮者制自先王，三千三百條貫匪一，今也概求之心，則將入於空疎，而先王意荒矣。世之譏曰：是區區心學者，且將有齋戒而無盛服，有恂慄而無威儀，有廣大高明而無精微中庸，其終不可言崇禮，不可語先王之道。曰：是不然。且子以爲先王之禮，果天降地出乎，抑自其心而制之乎。子不聞，昔宰我欲短喪，孔子不汲汲曰先王之禮不可廢也，而獨啓曰：食夫稻，衣夫錦，於女安乎。女安則爲之。然則三年之喪，自人心之弗安者制之也，非自外至也。夷子從薄葬，孟子不汲汲曰先王之禮不可廢也，而獨詔之曰：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矣，它日過而視之，其顛有泚，其泚也非爲人，泚中心，達於面目。然則厚葬之道，自人心之有泚者制之也，非自外至也。記禮者曰：自中出，根於心。然則先王之禮，三千三百，蔑不自人心矣。孰謂心學不可崇禮，而反違

先王哉。曰：聞之，禮本太一，分爲天地，轉爲陰陽，變爲四時，列爲鬼神，則果自心乎。曰：子又不聞，人者天地之德，陰陽之交，鬼神之會，五行之秀氣也。然則太一天地陰陽四時鬼神之理，固皆萃人心矣。故惟人心敬而無失，則以人而官天地，和陰陽，饗鬼神，序四時，用五事，無不至也。豈自外至哉。今之心學，即毋不敬是也。既毋不敬矣，孰謂齋明而不知盛服恂慄而終無威儀，廣大高明而不能精微中庸者哉。曰：禮有器有數，有文有義，可弗知乎。曰：是何可廢。因其時位，勿之有慢焉爾矣。將周知之乎。曰：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。

**崔銑《士翼》卷三** 禮有復讐之文，銑所未詳。死者果有罪耶，有司論之。君辟之果非辜耶，直枉理冤亦上也，庶民安得而私報之。人殺我之父兄，我亦殺之。我殺人之父兄，人又殺之。是相殺無已也。蓋東遷之後，列國自爲政，如宋萬弑君，越諸異邦，故有養士結黨，多方以快志，豈盛世之政乎。周禮乃設官以調之，夫真迂儒之言也。

許魯齋嘗病文籍之繁，曰：有聖人出，必大芟而治之。大哉，志乎。雖三禮之文，亦難盡信也。

**呂柟《涇野子內篇》卷一** 張伊問論法。先生曰：「後世可謂大易矣，其胡能沮勸耶！故凡爲翰林者，累官至師保，皆謚「文」，他官雖或經天緯地弗論焉；凡爲將領者，累官至侯伯，皆謚「武」，他官雖或運籌決策不論焉。不有後日之公論，則王安石、朱元晦之皆「文公」也，誰其辨之哉！」

曲沃楊泉曰：「友有娶妻於他縣者，女在途而友之母死，如之何？」先生曰：「女奔喪而不返，夫則居廬，終喪而婚，禮也。今子之友愛爲也？」曰：「婦居喪於室，夫居廬於墓。」曰：「善哉！可與幾禮矣。」

詩問周禮。先生曰：「即孔子之答諸弟子耳。」何謂也？曰：「天以一氣化生萬物，聖人以一貫曲成羣賢，王者以一理分統衆職，其義一也。夫周禮行，天下無窮民。」

**又卷七** 問《儀禮》、《周禮》。曰：「此周公傳心之要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本二《禮》而作。」

江西有五人來見，先生謂之曰：「若等爲實學，動靜當以禮。」一人對曰：「是橫渠以禮教人也。」先生曰：「不特張子也，曾子亦然。雖孔子「克己復禮」，「爲國以禮」，亦何嘗外是！」

先生曰：「教汝輩學禮，猶堤坊之於水。若人無禮以堤坊其身，則滿腔一團私意縱橫四出矣。」

先生謂諸生曰：「先王之禮不行久矣。一旦行之，觀者駭異，須賴知書者一講求。如孔子習禮於大樹下，雖叔孫通亦綿繇習禮。此皆是「博學於文」，心下融會斟酌，是「約之以禮」。」

衣服、飲食，皆要見道理在。故無時非禮，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。大器問：「禮可以義起？」曰：「固是，要合人心。謝汝中曰：『禮可以義起，東郭子答之甚好，曰：『協諸義而協則可，不協諸義而協，亦可乎！』』」

又卷八 程惟時間：「東橋論今天下徒尙繁文，如朝覲一事，天下州縣各出一項錢糧上京。若將州縣皆附之府，如古之附庸，有何不可？」先生曰：「此是大禮，如何可廢！如過用錢糧，謂之弊政，只可革去，不可因噎而廢食。且三年一朝，四海九州皆梯山航海，咸知尊君親上之禮。不然，山州草縣過三年，又過三年，久則人民不知有一統氣象矣。此亦「愛禮存羊」之意也。」

又卷九 問：「禮、樂可分否？」先生曰：「不可分。禮、樂乃行道的器物，道不過五倫，惟禮樂能舉之。如有一顯官，每朝高聲問安，父母方寢，心不安。是一於禮而失其和。敝處有一秀才，父子嘻嘻，甚是嘲戲。是失其禮而一於和。禮勝則離，樂勝則流。如司馬溫公事父兄，因寒問：「衣得無薄乎？」隨時致問，不驚人駭俗，藹然可愛。《易》曰：「中孚，豚魚，吉。」何城問：「後世君臣但見其禮，而不見其和，和復可行否？」先生曰：「只「遇主於巷」，「納約自牖」，「信而後諫」，便是和的意。」

又卷一〇 問《儀禮》。曰：「此先王經世之書，廢於後世久矣。學者不可不講而習之，如《冠》、《婚》、《祭》、《射》等篇，既講究之，尤當習演其事。非惟檢束身心，宛然可復見先王時景象。故嘗語學者當先學《禮》。」

又卷一四 邦儒撥歷後來見，先生曰：「連日大風雪中，禮體太嚴，頗覺未安何？」曰：「此等處雖是辛苦，亦未敢怨尤。但衙門中禮體太嚴，頗覺未安耳。」先生曰：「你這衙門與國子監略有不同，一切禮貌固有舊規，至於太過處，也要自家斟酌。夫禮因人情時事而為之節文者也，不可只按著舊本。能得於此，雖他日禮讓為國，亦不外是。」

又卷一九 問周禮。先生曰：「周禮亦非萬世常行之道，自是周家一代禮也，行之者會有弊。若欲行之，除是斟酌損益。故孔子便欲行夏之時，

而於周特取其寬。」

又卷二三 先生與定國講《論語》禮之用章，曰：「凡人看禮字，只做道字看了，殊不知禮字正是舉這道字的器具。如謂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其用昏定晨省等禮是舉親之道，其朝覲等禮便是舉義之道。和字只是個自然，從容便是。故禮必由中心自然形見出來，方是和。」

又卷二七 獻蓋問：「古禮可一一行否？」先生曰：「在得其意，不必泥其迹。程子曰：『生民之理有窮，聖王之制可改。』非見理之真者，不敢如此說也。《易》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，故行禮須要變通。先儒之言，亦有不可行者乎！」

又卷二七 張札問：「儉、戚是禮之本否？」先生曰：「這還不是禮之本。你們說本在何處？」札曰：「只是得中。」先生曰：「卻泛了。」獻蓋曰：「先生嘗言禮之本在敬，喪之本在安親。」先生曰：「我亦有此說，然此就喪與禮二者言之，禮卻不止此。當時禮尙奢，易，林放疑其本不在於此，故問之。夫子說「寧儉」「寧戚」，乃救當時之弊，禮之本卻不止此。上章夫子不曰「人而不仁如禮何」？仁方是禮之本。不止喪、禮二者，凡禮皆然。就是軍禮亦如此，或盜賊劫殺人民，或夷狄侵害中國，出師征討，若保護斯民之仁心不甚激切，其威武亦不奮揚。可見仁為禮之本。」

楊慎《升庵集》卷六五《瓊語》：禮之心悃悃，樂之意歡欣。悃悃以玉帛效心，歡欣以鐘鼓驗意。

潘潢《郊祀疏》（《明文海》卷五〇）：臣聞，生人之道，禮為大。禮，祭為大。祭，大郊為大。大郊也者，原本反初，奉天地以子道，示民嚴上也。自二帝三王以及我朝歷聖，所以祇答神休，萃聚天下，未有外此義也。今祀事未卹，一歲不郊。臣愚以為，此非聖明所以率先天下後世，以崇重本始之道。請得據所見聞，乞陛下試垂聽焉。謹按，禮大喪，惟天地社稷，越縛而行事。《傳》曰：不敢以卑廢尊也。蓋君雖尊，不尊於天。國喪雖重，不重於郊祀。故聞郊之日，喪者不哭，不敢凶服矣。不聞有喪哭者不郊也。古者天子諒陰，冢宰攝位，有代之言，乃不言，有代之祭，乃不祭。故越縛之禮，先儒有謂，使大臣越縛而攝祭者，後世懼獨任成害，南面聽治，既不得不出於權制，所謂郊祀不宜獨責諸代矣。若能行古諒陰三年之典，則主以天子之名，祭用冢相。或如《周禮·大宗伯》，有故攝行祭事，無不可也。宋英宗時，或問程

頤郊祀當否。頤曰，今人居喪，百事皆如常，獨於祭祀廢之，不若無廢。人君無一歲不祭天，人子無一日不見父母，必曰不敢以非禮見，豈不能因人通定省之問乎。故苟事事如禮，雖不與祭可也，無祭不可也。伏觀大明會典，天地諸神皆天子親祀，有故則遣官祭告。又曰，郊祀國之大事，雖有三年之喪，亦不敢廢。又曰，每歲正月擇日行禮。是每歲必郊，遣官攝郊，喪不廢郊，皆祖宗定制也。今習見每歲用正月郊，遂以郊非正月爲不可，執一失三，非繼述之善者也。《春秋》成公十七年，書九月辛丑用郊。胡安國曰，郊之不時，未有甚於此也。此譏郊遲，爲不時，非謂自孟春後皆非郊時，而九月爲特甚也。譏其前此失時不郊，因循至是，則不可復郊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爲早爲雩，雖過時猶且許之，苟魯之郊禘以禮且或有故未郊，則聖人必恕之，曰有故後郊，其猶愈於己也。若曰過時矣，不如無郊，則《春秋》數書過時不郊矣，果子其不郊乎。《左氏》曰，郊祀后稷，以祈農事也。啓蟄而郊，郊而後耕。既耕而郊，宜其不從也。此魯之郊，非周天子之郊也。且舜八月，西巡狩柴望如初。是春秋皆得郊也。《郊特牲》曰，郊之祭也，迎長日之至也。是冬得郊也。今既失孟春之郊矣，又不得以時酌古通今，圖所以修歲郊之法，則春郊不可復行，亦將如漢宋三歲一郊而已。然則倘或三年之內，設又有他故焉，則如夏商叔季，罔事於天地，祇而後可耶。且祖宗之時，前用分郊，後合郊。前建園丘方丘，後用大祀殿。前配仁祖，後配太祖太宗。前親祀，後或攝祀，前攝以皇太子，後或遣官。聖人之治因時制宜，無所不可。然則前以春後以秋冬，豈不可也。臣愚以爲，失今之時而能從古之道，縱有過時之嫌，猶免亡本之誚。況前日之過未爲失時，今者復郊，愈見祇肅。其於變通之宜，不遠之復，蓋兼得之，又何疑哉。《傳》曰，郊祀天地，所以修歲事也。今或以爲既以秋冬郊，又以明年春郊，是黷祀也。宜待嘉靖改元，新正朔易服也，乃昭告於皇天后土，不當以先帝之遺年復舉大郊上古之禮。不知一歲不郊即不成歲，古者啓蟄長至之典與時偕行，未聞以爲黷也。先帝所欲行而未成者，陛下所宜朝夕思，以代有終。若處此以優游，行之以猶豫，凡所宜行，惟曰以待來年，則自今數月之間，天下事孰肯任其責耶。昔魯與齊戰，莊公謀於曹劌曰，犧牲玉帛弗敢加也，必以信。劌曰，小信未孚，神弗福也。今國家之於神祇，可謂大不信矣。十四年二月郊，十五年十二月郊。十六年春，有司定曰凡三，竟不得郊。鬼神非人實親，惟誠是依，不信者三，神誰與我。若又復

益之，豈惟神聽疑惑，民不用情，外藩君長聞之，皆且曰中國今廢郊矣。殆非所以尊國體之極，而耀德於四遠。況今日精門災，陰雨連日，雨暘失職，諸穀爛漚，天之譴告明矣。安得不起敬起孝，爲民求福。乃猶紆徐怠緩，固自執異，豈不重拂天怒哉。臣愚以爲，今陛下繼統先帝嗣歷，服承天地宗廟社稷之祀，以爲天下神人主，義不得忽高皇帝之命。祀宜略倣古園丘報本之制，近守祖宗一歲一郊之法，以今冬十一月郊。其親祀攝祀，則視陛下處今日服制何如，非臣所得與也。陛下不以臣卑鄙庸妄，斷行臣言，則禮達誠通，幽明協順，今聞遐福，與天無極，臣死且不悔。

來知德《周易集注》卷一三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，而觀其會通，以行其典禮。繫辭焉，以斷其吉凶，是故謂之爻。

觀其會通，全在天下之動上言，未著在易上去。會者，事勢之湊合難通者也，即嘉會足以合禮會字，但嘉會乃嘉美之會，有善而無惡，此則有善惡於其間。典禮即合禮之禮。蓋通即典禮所存，以事勢而言則曰通。以聖人常法而言，則曰典禮。典者，常法也。禮即天理之節文也。如大禹，揖遜與傅子，二者相湊合，此會也。然天下謳歌等皆歸之子，此通也。若復揖遜，不通矣，則傅子者，乃行其典禮也。湯武，君與民二者相湊合，此會也。然生民塗炭，當救其民，順天應人，此通也。若順其君，不救其民，不通矣。則誅君者，乃行其典禮也。所以周公三百八十四爻，皆是見天下之動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，方繫辭以斷其吉凶。如剝卦五爻，陰欲剝陽，陰陽二者相湊合而難通者也。然本卦有順而止之之義，此通也，合於典禮者也。則繫貫魚以宮人寵之辭，無不利而吉矣。離卦四爻，兩火相接，下三爻炎上，上五爻又君位難犯。此二火湊合而難通者也，然本卦再無可通之處，此悖於典禮者也，則《繫》死如棄如之辭，無所容而凶矣。

呂坤《去偽齋文集·四禮疑序》『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』，吾聞之子思子云。此非虞、夏事也，然有深意焉。人情樂放縱而喜事，惡檢束之苦身；使不綢繆於禮法之中，亦必繁靡於耳目之玩。聖人曰：與其繁而放縱以流於惡也，不若繁而檢束以防其肆，此禮所由作也，此作禮者所以委曲周至，不厭纖屑也。吾又有聞焉，曰：『大樂必易，大禮必簡。』曰：『易則易知，簡則易從。』曰：『敦厚以崇禮。』曰：『忠信之人，可以學禮。』是禮也者，枝葉忠信，而後世之禮，則忠信之賊也。

禮稱情，則人以禮觀忠信，而眞者因以達其心；禮掩情，則人以禮爲忠信，而僞者藉以售其詐。彼節文習熟者，其態近情，且將襲忠信而奪之，又安事忠信爲哉？噫！禮作而忠信亡，不若禮亡而忠信無所掩，人不得不勉而爲忠信耳。本以檢人情，而至於亡忠信，則制禮者之過也。

我觀《儀禮》十七篇，每喜其節文詳密，足以檢人情；又哀其儀度繁靡，足以亡忠信，曰：始爲《儀禮》者誰？其周後進之君子乎？記禮者誰？其漢儒好禮之君子乎？禮煩則亂，文勝滅質，上嘉者悲之。夫聖人制作，廣大易直，精實切近，觀於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春秋》，而意指大可見矣。是禮也，所從來甚久，而崇尚甚隆；豈不知一言出而彈射者徧天下後世哉？禮之檢人情者，吾不敢不尊之以爲世道衛；禮之亡忠信者，吾不敢不辨之以爲世道防。

且自有《儀禮》以來，世之率由者，海內鮮其人焉！曠世鮮其人焉！視爲鼎彝，寶玩之而弗用；非天下後世之罪，則禮之文也，繁也，自絕於天下後世耳。艱澁簡奧，宿儒窮年講之而不精；細微曲折，學士終身由之而不熟。器數文物，有力者加意辦之而始備；以責之淺學之士，嘗試之爲，貧無力者之家，雖欲行禮，得乎？則不易不簡，難知難從之故也。是好禮者之過也。

又《呻吟語》卷四之二 節文度數，聖人之所以防肆也。僞禮文不如眞愛敬，眞簡率不如僞禮文。僞禮文猶足以成體，眞簡率每至於踰閑。僞禮文流而爲象恭滔天，眞簡率流而爲禮法掃地。七賢八達，簡率之極也。舉世牛馬，而晉因以亡。近世士風崇尚簡率，蕩然無檢。嗟嗟，吾莫知所終矣。

又卷五之一 夫禮也，嚴於婦人之守貞，而疎於男子之縱欲，亦聖人之偏也。今輿、隸、僕、僮，皆有婢妾、娼女、小童，莫不淫狎，以爲丈夫之小節而莫之問，陵嫡失所，逼妾殞身者紛紛，恐非聖王之世所宜也。此不可不嚴爲之禁也。

陳第《一齋集·松軒講義·非禮辨》 朱生問非禮勿視、聽。曰，爾以何者爲非禮乎。曰，美色不可觀，淫聲不可聞是也。曰，此亦其一事。然非禮在心而不在物，所包甚廣，不止一事。如見父喜色則思將順，見父怒色則思悔改，便爲禮。若因其喜而有驕倨之意，因其怒而有乖忤之意，便爲非禮之視。又如父有教我之言即思遵行，父有戒我之言即思懲創，便爲禮。若不遵教言，不懲戒言，便爲非禮之聽矣。且汝說美色不可觀，淫聲不可聞，固

是。設會長者飲酒，汝侍於側，戲子作於前，豈能避而不視乎。但見其所作孝義也則思法，見其淫穢也則思戒，便是看戲工夫，便爲視以禮矣。又如汝在此，隣舍有唱曲者，汝亦豈能禁而屏之乎。惟法其是而戒其非，便是聽曲工夫，便爲聽以禮矣。問，非禮在心而不在物，何也。曰，同一清風明月也，思與賢人遊則禮，思與淫人遊則非禮，風月豈有異乎。同一鰥、寡、孤、獨也，哀矜之則禮，侮慢之則非禮，鰥寡豈有異乎。曰，然則物都無非禮，惟在於心。孔子曰，放鄭聲遠佞人，何也。曰，佞人當遠，鄭聲當放，然必先有克己復禮之心，乃能遠之放之。勢可以遠，豈容不遠。勢可以放，豈容不放。設令佞人爲我之兄弟，或我生於鄭，則蒲耳皆鄭聲也，將奈之何。故求禮於心，隨在可通。求禮於迹，未免窒礙難行矣。

又《一齋集·謬言·論經》 禮樂百年而後興，信與。曰，吾聞之也，天下不能一日無禮樂。待河之清，人壽幾何矣。

或問樂。曰，姑言政。政平則民安，民安則心和，叩瓶擊缶可也。政乖則民仇離，民仇離則心愁，怨，咸英韶復曷益焉。

或曰，三代以後胡無樂。曰，非無樂，人不和也。故百官和於朝則吹竽鼓瑟，濟濟之風矣。萬民和於野則擊鼓考鐘，雍雍之俗矣。雖儀鳳舞百獸猶近之也，何患乎無樂。

楊北京《禮論》《明文海》卷九八 禮也者，聖人持天下之大權，而隱於無形者也。禮起於人心之有所不敢，聖人因而止之禮。緣於人心之有所不安，聖人因而用之。所以勇怯智愚至此，不知何故咸俛首卻步，而不能踰此。聖人之神化藏於迂濶繁重之中，人固莫得而知也。今夫天下之大，必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也。亦非嚴刑峻法所能齊一也。至治之世，君臣相安，兵革不試，若有繩尺以束之，誰爲之與。至秦並天下，始一任其威力，以愚黔首，焚滅先王之禮樂，惟恐其不盡。不旋踵天下羣然而爭，而後知先王爲慮之遠也。且夫生民，各有無涯之欲也。苟窮其欲而莫爲之止，則天下必無有安於人下者矣。先王於是命名以定之，陳數以紀之，自后王以至於氓隸，各隨其才與分之所至，而莫之競，所以悅其耳目，擾其心思者，童而習之，白首而不解其故，不惟君父樂得其尊，臣子亦樂得其卑。此豈勉強而然與。嘗試執徒隸之人，而被之以章服，不刑刑罰隨其後也，己亦驚顧而不敢居矣。子弟坐於堂，父兄趨於側，不必斧鉞以誅之也，己亦踟躕而不安矣。先王知其



有不敵與不安之心，而後知民之可以禮御也。故因其一念，而衍之為節目，制之為度數，其說愈繁，其事愈贅，而此不敢與不安之心，乃愈著明於天下而不可隱。於是推之天地，通之鬼神，凡吉凶軍嘉之事，逮夫一旋一折之間，莫不從而為之說，非真有所準則而分毫不可缺也。先王以為禮緣義起，必如是而後快。於是賢者思其意，愚者習其數，以為先王之制，如是其不測也，孰知皆出於不敢與不安之心哉。先王又知人心之不一也，既制禮矣，則又起而損益之，隨時而起，隨地而起。時之所趨，不知其端。或始於朝市，或出於閭闔，衣冠言動，創於一人，羣焉樂效，積久而風氣移易，雖有神禹，莫能禁止。此其人皆智離萬物，足以奪先王之權者也。故先王畏之戒之，而又無可如何也。於是因而利導，持其本不爭其末，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。何必古之是，而今之非與。此禮之因時而起者也。若夫荒遠之紀，不可以治商周。燕齊之俗，不可以施吳越。彼其聞見之所習，風土之所宜，性使然矣。必欲強異以為同，則必至於扞格而難通。天下不知禮之樂，將以為先王之禮抑何其不情也，其勢亦終莫之為奉行。易曰，風行地上，觀先王以省方。觀民設教，此禮之因地而起者也。因乎時因乎地，而一因乎人心。雖有勇怯智愚，孰不樂為之用哉。

王棟《王一庵先生遺集》卷一《會語續集》 成王賜周公重祭，伯禽受而藏之可也，而居然襲用則非矣。孔子入太廟，見其所陳之禮數皆非諸侯所宜有者，故必每事問之，又因或人之疑而曰是禮也，其警之深矣。此與帝自既灌而往，見天子之禮次第施行，即曰不欲觀之同意。鄭國之為辭命，更四賢之手而各盡所長，非忠於謀國，無一毫嫌忌之私者不能與此選也，而虞廷師師相讓之風亦略可見矣。故夫子叙之以彰其美，漢、唐以來安得有此氣象。

羅汝芳《近溪子續集》卷上 問，博約之訓，孔門最重，而說者往往不同。今則願求歸一之旨。曰，吾儕有生天地之間，立志做個人品，須要先擴一大胸襟，吹張一大眼孔，雖未即經綸天下大經，而經綸規模卻該理會。雖未即立天下大本，而立本着落卻要承當。雖未即能知天地之化育，而化育來歷卻亦探索。昔顏淵問仁，夫子教以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。子張問十世可知，夫子教以殷因夏禮，周因殷禮，而百世損益可知。至己則自云，吾學夏禮，吾學殷禮，吾學周禮，而嘆曰，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從周。又

曰，為國以禮，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。若夫《中庸》末後，其謂大哉聖人之道，而歸諸禮之三百三千，王天下三重，而歸諸議禮之制度考文。故古今聖帝明王，綱維一代之乾坤世界，必有禮以綱維之，育養一代之民物生靈，必有禮以育養之，主張一代之教化風俗，必有禮以主張之。此一個禮即天地之所以為命，帝王之所以為心，聖賢之所以為學。天下治亂攸分總在禮之立不立，而尤在立之善不善，與善之至不至也。天生夫子，為萬世開太平，只有《學》、《庸》二書。其二書只重仁禮二端。蓋丈夫有生天地，頭頂腳踏，肩任念存，此身之與乾坤渾然一體，而謂之曰，仁也者人也。欲完此仁，須是有禮，欲得此禮到至善去處，則非一己之聰明所可擬議，一己之力量所可強為。如擬議強為出自一己，則所定之禮未必能善，縱或有善亦恐非其至也。故孔門立教，其初便當信好古先，信好古先即當敏求言行。誦其詩，讀其書，又尚論其世，是則於文而學之，學而博之。學也者，心解而躬親，去其不如帝王賢聖以就其如帝王賢聖，固不徒口說之騰，聞是之資而已也。博也者，考古而證今，雖確守一代之典章，尤徧質百王之建置。耳目固洞燭而不遺，心思一體察而無外也。此之謂博學於文，然豈徒博而已哉。博也者，將以求其約，約也者惟以崇其禮而已矣。禮者統之則為三綱，分之則為五常，而詳之則為百行。會家國天下而反之本焉，則在吾之一身。身則必禮以修之，而綱常百行，動容周旋必中其節文也。推此本身而聯乎末焉，則通吾之家國天下。家國天下必禮以齊治均平之，而綱常百行道德一而風俗同也。大丈夫有生天地間，其中心之主持樹立，獨專乎此而無偏倚，謂之正心。其發念篤切懇到，獨專乎此而不他適，謂之誠意。此皆孟子所謂射之勇力，樂之玉振，而非其所先者也。若夫開心明目，則惟千古聖神之言，定為事物本末終始之格，至善而毫忽更無差失，知止而纖悉不可悖違，是則孟子所謂射之精巧，樂之金聲，而不當或後者也。今觀《大學》一書，自首至尾總是接引六經格言，而旁加點撥發揮，便是博學於文，而曰致知格物也。其點撥發揮總是歸宗於內之中正而無偏，外之整飭而不亂，便是約之以禮，而曰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也。求其一言以蔽之，則其為父子、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，一字以蔽之，則仁而已矣。然夫子言仁，每每先之以知，比其言禮，每每後之於仁。噫，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。然則所謂弗畔也者，其弗畔於仁也夫，其弗畔於仁也夫。

義之與比。則君子之於天下也，義以爲質焉盡之矣，何故又說禮行，又說遜出，又說信成，不既贅乎。曰，單言義，則四德皆具，故義爲總名，如軋之有四德是也。今各舉言之，正所以盡義之用耳。夫天下之事，固有在我以爲宜，而在彼或不宜者，則禮不順矣。禮者，人人各具，人人不同。若滿堂宴笑，而一人獨有向隅之泣，亦未爲各得其所也。故必禮以行之，而後彼我皆得，衆志皆洽。既得而洽之矣，若顯然自以爲功，是不遜也。故必遜以出之，而讓美與人，吾不見其爲美也。推功與人，吾不知其爲功也。則無義之名，無禮之名，是謂委曲遜出，令人不覺善矣。若此者，蓋出自真心，本自實意，成始成終，表裏若一，是主之以忠信也，豈不君子其人哉。蓋天下唯讓德爲難，故夫子曰，能以禮讓爲國乎，何有。由也不讓，是以晒之。蓋能讓則天下無復事矣。今觀夫子平日唯說當仁不讓而已，可知當仁之外，更無一事不當讓也。自今觀之，伯夷、泰伯，宜有國者也。此二子之義也。然太王有欲立季歷之心，孤竹君有欲後叔齊之意，二子若執嫡長以爲義，則太王孤竹之心不遂，而二子欲順太王孤竹之禮拂矣。故決之於禮，則泰伯決不宜承宗廟之統。若顯然推之於季歷，則恐太王或未安。此委曲以從禮，尤人子所難者。故至於被髮佯狂，逃竄蠻荆，使季歷有得國之實，太王無欲傳之名，而泰伯又無讓國之迹。此義之盡，而禮之精，委曲遜讓，天下不識，古今不識，非伯之可望明矣。伯夷只可言讓，不可言能讓，非遜也。須是連讓亦讓，方是遜。然此只就讓國一事言之耳。凡事皆然，寧獨讓國。若子房借漢祖以爲韓，義也。而卒竭謀以成漢祖之業，則禮之行也符於義。終焉，辟穀不食而辭萬戶之封，則遜之出也，協於禮。終始一心，誠信無僞，故漢祖獨深心信之而不疑。嗚呼，此非君子處世之大法哉。使韓信當其時即能讓王而取淮陰，又何必赤族之慘邪。或曰，淮陰當年非但不讓，亦且無禮矣。假王之請，於禮何在。予謂，淮陰非但無禮，亦且無義矣。固陵之約，信已不至。非漢祖聽留侯之說，先封爵邑，則垓下之事未可知也。故一得則四善兼得，一失則連義亦失，讓其可少歟。孟子曰，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。則讓乃禮之大者。古今天下以讓而得，以不讓而失者多矣。嗚呼，可不讓歟。讓又是美德，又可以不讓歟。連讓亦讓，始爲泰伯，始爲遜出。嗚呼，至矣，盡矣，無以復加矣，萬全無患矣，眞實有利矣。

今之言政、刑、德、禮者，似未得禮意，依舊說在政教上去了，安能使民格心從化也。彼蓋但知禮之爲中，齊之爲齊中，則不可使人有過不及之差。齊則欲齊人之所不齊，以歸於齊。夫天下至大也，萬民至衆也，物之不齊又物之情也。中無定在，又孰能定其太過而損之，定其不及而益之也。若一一而約束之，整齊之，非但日亦不給，依舊是走在政教上去矣。彼政教之所以不能使民格心歸化者，正以條約之密，無非使其就吾之條理，而約之於中，齊其不齊，而使之無大過不及之病也。是欲強天下使從己，驅天下使從禮，人自苦難而弗從，始不得不用刑以威之耳。是政與刑自是一套，俗吏之所爲也，非道之以德者之事也。然不知是如何乃爲道民以德者之禮乎，禮又何如去齊得他。若曰齊其所不齊，則強其所難，拂民之性，如何便肯格心。予謂此問極好，此疑極是。蓋道之以德，則爲民上者純是一片孝、弟、慈、真心。既以其躬行實德者道之於上，則爲下者既自耻吾之不能孝、弟與慈矣，而上焉者又不肯強之使從我，只就其力之所能爲，與心之所欲爲，勢之所必爲者以聽之，則千萬其人者，各得其千萬人之心，千萬其心者，各遂其千萬人之欲，是謂物各付物，天地之所以因材而篤也，所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。今之不免相害者，皆始於使之不得並育耳。若肯聽其並育，則大成大，小成小，天下更有一物之不得所者哉。是之謂至齊，是之謂以禮。夫天下之民各遂其生，各獲其所願有，不格心歸化者未之有也。世儒既不知禮爲人心之所同然，本是一個千變萬化活潑潑之理，而執之以爲一定不可易之物，故又不知齊爲何等，而故欲強而齊之。是以雖有德之主，亦不免於政刑之用也。吁，禮之不講久矣。平天下曰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好惡從民之欲，而不以己之欲，是之謂禮。禮則自齊，不待別有以齊之也。若好惡拂民之性，苗且必逮夫身，況得而齊之邪。

焦竑《澹園集》卷一二《答陳景湖》 吾人應事，雖屬禁紘，乃其樞紐之者卻是一物。所謂「隨事體驗」云者，於紛紜中，識取此一物而已。得此入手，如馬有銜勒，即縱橫千里，無不如意，此顏子之所謂禮也。顏子工夫，只是復禮。能約於禮，則視聽言動，頭頭是道，奚繁且勞之慮焉？原憲不識源頭，卻於支派求之。用力愈勤，去之愈遠，與之楚而北轅何異！蓋道近而人自遠之，道易而人自難之故耳。何者？人之在道，如魚之在水，疑生智隔，乃覺其離。苟破疑城，即登彼岸。非無疑之外，更有彼岸可登也。幸文悉銳

堅城之下，畢力攻之。語云：『一蔽既徹，羣疑盡亡。』到此方為真覺悟之人，與對塔說相輪者不同矣。

又《答友人問》 仁者，一名孝弟，一名良知，一名禮。禮也者，體也，天則也。是禮也，能視、聽、能言、動、能孝、弟、能賢、能事君、能交友，可以為堯舜，可以通天地，可以育萬物，人人具足，人人渾成，所謂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者。乃其體自如是，非我強與之一也。學者不知目之自視，又為視以視之；不知耳之自聽，又為聽以聽之；不知口之自言，身之自動，又為言、動以言、動之；此所謂己也。夫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」。苟率於己，則知識耳矣，意、必、固、我耳矣，何天則之能順乎？孔子示顏子以「克己」，正於此處一刀兩斷。當體消融則己克，己克而禮自復矣。蓋孔、顏之學，只是禮之為體認得精。認得既精，則真禮在我，一有非禮之禮，自無所容留參雜於其間。所謂「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」，所謂「三月不違仁」，所謂「約我以禮」，皆指此而言。故曰：『顏氏之子，其殆庶幾乎！』幾者，動之微，言其微動於意見，即能知之，能克之也，若待著見於聲色，浸淫於尤悔，而後徐為之計，非但措手不及，即果如其說，亦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者耳，何以為不遠復，何以為知幾也哉！來諭云：『非中先有主，而徒求之四勿，亦強制耳。』是也。但所謂主者，乃其體之固然，而非我有以主之。苟我有以主之，程子所謂「是以敬直內，非敬以直內」也。知直內，則方外可知，此正毫釐千里之辨，所當精意以擇之者也。孟子曰：『操則存，舍則亡，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。』正言心無存亡，無出入，無方所，乃心體之妙如此，非貴操而賤舍也。此於視聽言動間，一默而識之，當自得矣。

顧憲成《小心齋劄記》卷一五 或問，孔子與子張論前知，而曰，殷因於夏禮，周因於殷禮。蓋直直拈出天地閒亘古亘今不可磨滅的道理，做個把柄，至精亦至確矣。卻又言及所損益，何也？竊疑既有損益，誰能知之？曰，謂之損，第有所裁定，而非革也。謂之益，第有所增定，而非創也。非革非創，則亦因也。試觀自周而後，為秦為漢，為晉為南北朝，為隋為唐，為五代，為宋。按其大規模，誰能外禮別有建立。考其細節，誰能外禮別有商量。至其所謂禮，又誰能外唐虞、三代，別開一局也。可見前知之道，總收在這三個字內。這三個字又只收在這一個字內。曰，暴如秦，悖如隋，彼亦惡知禮乎？曰，此所以不再世而滅也。然則此一字非惟該貫常變，統攝經權，

且并治亂興亡之故，都不能出其範圍矣。聖人之前知，其簡易神妙，有如是夫。

劉宗周《劉子遺書》卷三 禮之用，和為貴。而以節為體，體陰而用陽也。又曰，忠信，禮之本也。故哀樂相為表裏。又曰，喪禮忠之至也。故曰，喪與其易也，寧戚。聖人以証禮本焉。

黃道周《榕壇問業》卷一 黃共爾云，顏、曾俱是聖位上人，曾子一生得力忠恕，顏子得力俱在禮上。忠恕只得聖心，禮字並得聖人作用。然如夫子說他屢空，此中更著何物。如是影話，何所恃靠便可有是行藏。如的有是纔可行藏，不知高堅的成何物。某云，極是奧藏。某亦曾於此處發憤研求，極高極堅無下手處，極博極約纔可安身。不得安身，更無利用。《易》云，精義入神。如使聖賢無此工夫，縱使發皇滿世，亦是暴虎馮河，更要空忘，如何得見龍蛇之效。共爾云，此處難言。但說禮字，一日為邦，施此六事。此六事與復禮約禮，是二是一。抑是此處高堅一齊合從，抑是此處才情一齊罷舍耶。某云，禮如至善，復約便是止處。認得此物，天下何物分別。且如大家看顏淵與禹、湯、舜、文尚有分別，顏淵與夫子兩家對談，宛是一物一事。異日孟子述顏淵談話，與有虞別無分面，又扯禹稷與顏子合作一身。賢豈復疑為邦過為窮大耶。共爾意殊有省。

## 智

湛若水《甘泉文集》卷一《樵語》 甘泉子曰，智也者，其天道之貞，以終始萬事乎。是故智者顯於始，藏於終。顯以生之，藏以成之。生之者效發於天，成之者效存於地。故智者可以知來，可以藏往，智之功用大矣哉。

焦竑《澹園集》卷四九《明德堂答問》 問：『信不及者將奈何？』先生曰：『此事全在乎智。信不及者，智不及也。孔子云「智及之」，慧眼一開，自能徹始徹終，一得永得。顏子擇中庸，正是智及之，此其所以服膺弗失。』

## 信

## 忠恕

蔡清《虛齋集》卷四《林潮字履信說》 潮，天地間之最信者也。余襄公以爲月臨卯酉，則水張乎東西。月臨子午，則潮平乎南北。蓋月與水皆陰也，從其類也。故今濱海三尺童子，亦能指日刻期，而得潮汐之候者，以其最信也。嗟夫，潮，天地間之最信者也。信，人道中之最要者也。子曰，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車無輓，小車無軌，其何以行之哉。夫人而無信，則無往而可行。如其信，則將無往而不可行矣。然則信之於人道，其亦所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。而成人之道，繫在此矣。且人道不外乎四端，四端之信，猶五行之土。仁不得信則仁非其仁，義不得信則義非其義，禮智皆然。愚故曰，信之於人道，其亦所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也。故友鄉進士林順吉之從弟曰潮，既冠，字之者曰履信。履信二字出《易大傳》，於此取之者，以潮之信，而期林生之履其信也。昔唐福建觀察使王潮亦字信，夫蓋一理所在，古今舉莫之能易也。抑予於此又有所附說云，始順吉既孤，其家用之需，京師往來之費，皆出生父孟愷甫，隨取而給，有人情所難能者，亦可謂信於義之士矣。聞林生質美且知學，誠使能近取善於其父，而遠取善於古人，推而充之，則於成人，理似可期者。其友黃時達、郭文博爲請其字說於予。予多病，與筆硯疎久矣，勉爲草草。

呂柟《淫野子內篇》卷一三 先生謂諸生曰：「學者須要自信，不可先有疑心。若此心有二三，還不當作學。如天地不言，而四時行，萬物生者，只是一個信。千乘之國，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，蓋素孚於人。若學者能做成一個信的工夫，則德無不立矣。故曰：「默而識之，」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。」

焦竑《澹園集》卷四九《明德堂答問》 先生曰：「信者，實有諸己之謂，吾人果能信得及，則實有諸己矣。此信一真，美大聖神相因而至。信如舉子登第出身，美大聖神則累資而升，自階極品。未信而希聖神，如未出身而覲高位，此必不可得之口也。所以一信最難。」

薛瑄《讀書錄》卷七 君父人之大倫，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道，其合與否有所不恤也。苟慮其不合，枉道以求之，則所失者多矣。交朋友事官長皆然。

又卷八 忠信立身之本。

又卷一〇 忠如水之源，恕如水流。一個忠做出百千個恕來，一個源流出百千道水來。卽忠恕而一貫之旨明矣。自然體立用行者，聖人之忠恕也。盡己推己者，學者之忠恕也。曾子言：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。」非謂學者盡己爲忠，推己爲恕也，姑借忠以明一之體，借恕以明貫之用。故知盡己推己，其施無窮，則知一貫之理不盡矣。

《中庸》之忠恕，乃學者盡己推己之正名，卽程子所謂「動以人也。」《論語》之忠恕，乃聖人自然之忠恕，卽程子所謂「動以天也。」

吳與弼《康齋集》卷一一《日錄》 因暴怒，徐思之，以責人無恕故也。欲責須思吾，吾能此事否。苟能之，又思曰，吾學聖賢方能此，安可遽責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。況責人此理，吾未必皆能乎此也，以此度之，平生責人謬妄多矣。戒之戒之。信哉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，則遠恕。以責人之心責己，則盡道也。

胡居仁《居業錄》卷八 忠信則不雜人僞，所以爲學之本，須要理會忠信是何事。

忠信與誠一也，但忠信指人而言，誠則合人與理言之。

主忠信便是實行，知識有餘，而實行不足，無以有諸己。

天理至實，故忠信、便存天理。

忠信篤敬。忠信於進德最力，然持養處須用敬也，非忠信做敬不篤，篤敬處便是忠信。

忠信、篤敬，實孔門第一等工夫。非禮勿視、聽、言、動，也靠就這裏做去，熟處便是仁。

忠信篤敬，則隨動隨靜，心自存，理自明。

忠信，是進德之基，便是立天下之大本。

忠信是立誠處，所以能進德也，忠信二字最力。

**湛若水《甘泉文集》卷一《樵語》** 門人有問忠之道。曰，中心。問怨。曰，如心。中心其天下之大本乎，如心其天下之達道乎。中心則體物而不遺，如心擴而充之，則天地位萬物育，故一忠恕而成位乎其中矣，大矣。

**又卷二二《約言》** 忠恕即是一貫，一貫懸其虛名，忠恕道其實理，言夫子之所謂一者，乃忠恕也。被曾子一口道着了，故知忠恕乃貫天下之道。而謂一貫之道妙而難言，而借忠恕易見者明之，非也。嘗細看《論語》中所言的說話，章章皆是一貫道理，皆是內外心事體用動靜合一。但此只是於曾子子貢處發出，以啓其問耳。微開其端，無竟其說，令人悟所謂一者何物。曾子即時不待問而唯之，說道一是忠恕，子貢便不能問，故又不能悟，以其無曾子功夫也。

**聶豹《困辨錄·辨仁》** 道者，率性而已，中和是也。施諸己而不願，亦勿施於人。因己之所惡，公其惡於人也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，因己之所欲，公其欲於人也。不見所惡欲，而寂然不動者中也。欲惡不欺其本心者忠也，非中也，然於中為近。欲惡之發，不待推而自然中節者和也。推惡欲以公於人者恕也，非和也，然於和為近。忠恕是學者求復其本體的一段切近工夫，蓋本體自忠恕也，中心為中，如心為恕，中心天下之大本，如心天下之達道，聖之所以異於學者，動以天耳。求即反求諸乎之求，蓋反求乎為子為臣之道，以之事君事父有未能也。慥慥，進而不已之意。訓篤實字欠切。

**胡直《胡子衡齊》卷七** 曰，強恕何以能求仁。曰，萬物之理，備於人心，仁體固然者也。惟如心，則亦能誠，而求仁近矣。夫人人心本欲孝也，有不如其心，必勉強盡孝以如其心，則孝之理近。本欲弟也，有不如其心，必勉強盡弟以如其心，則弟之理近。求仁豈遠乎。如心即所謂慊也，至於恒慊，則亦無不樂矣。孔子曰，能近取譬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皆勉強如心義也。曰，若是則物理固無與也。

**崔銑《士翼》卷三** 忠恕譬則形影也，猶為二之。忠以行乎恕，蓋恕之當也。夫子曰，吾道有其綱而無其目，猶曰無違也。曾子曰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，指其實，別無玄妙也。

**呂柟《涇野子內篇》卷一** 先生謂介曰：「非盡性不足以事親，盡性

所以至命也。非執禮不足以事君，執禮所以從義也。」介曰：「何？」曰：「昔者，仲尼謂葉公子高曰：『天下有大戒二：命也，義也。子之事父，命也，不可懈於心；臣之事君，義也，無適而非君也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故事親者，不擇地而安之，孝之至也；事君者，不擇事而安之，忠之盛也。』」

忠信哉，斯司馬君實也！兼之以張子厚之禮，而王道備矣。西里子曰：「吾聞人衆矣，多言術詐可以寵民而獲上，謂忠信者無用之本也，而子獨言之何？」先生曰：「嗟乎！茲世之所以可憂也。夫忠信之行有三：一曰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；二曰知禮必為；三曰朴實無聞。一焉者，聖也；二焉者，賢也；三焉者，愚也。不愚不聖又弗賢焉，某不知之矣。」

**又卷八** 仲常問：「賈誼獻策，未必不是。」先生曰：「但賈誼不如文帝。文帝先要生養安息，故為政只是養民為先。」旂曰：「是以孟子先井田。」曰：「然，這便與我們為學一般。孔子曰：『繪事後素。』子夏曰：『禮後乎？』為政之先井田，猶為學之先忠信也。」

**又卷二七** 張仲文論岳飛當克復舊物，奉迎二帝，不當班師。獻齋曰：「人臣以君命為重，功名不足計也。孔子『君命召，不俟駕而行。』班師為是。」仲文曰：「聖人自有過化存神之妙，不當以聖人來說。」先生曰：「仲文議論儘高，但論事須求中道，如何說不當以聖人來說？」岳飛乃百煉之鋼，只是還不能自信。如伊尹便自信得過，放太甲，誰人敢做？他便做得。天下之人皆不疑他。後來反太甲，太甲亦不怨他。這樣事業從那裏得來？從一介不取予上來。聖賢的工夫，只從這細小隱微處做起，後來功業便是這樣博厚高明。岳飛只是無伊尹這樣功夫，故做不得這樣事業，能如伊尹，何必班師！」

**陳第《一齋集·謬言·論學》** 問一貫之一。曰，一者一言也，即忠恕也。忠恕斯無不貫矣。或問，何以明之。曰，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，求一貫也。子曰其恕乎。以是知聖門之學莫若仁，求仁莫若恕矣。或問，若是其淺且近與。曰，非然也。下學此忠恕，上達此忠恕，通於天下國家此忠恕，格於天地鬼神此忠恕。

**焦竑《焦氏筆乘續集》卷一《讀論語》** 孔子曰「主忠信」，曾子曰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」，人人有此忠信，而不自知其為主；人人有此忠恕，而不知其即為道，舍無妄而更求，是自成妄也。故曰：「無妄之往，何之矣？」夫門人疑一貫之說如繫風捕影之難，而曾子斷斷然以忠恕盡之，然能

直信曾子之言者誰乎？楊敬仲曰：『夜半爨火滅，饑者索食，對燭而坐，不知燭之即火也，則終於饑而已。』忠恕之論，燭喻也。」

### 顏鈞《顏鈞集·勸忠歌》

世有欺罔臣，尸素甘碌碌。視君如路人，視民如草木。但知全身軀，豈解識心腹。嗜欲驥奔泉，貪賄犬獲肉，上不畏天憲，下不恤冤獄。苟便一己私，不顧一路哭。忌刻過求仇，諛佞類姻屬。曲徑資趨走，豪門爭附贖。既不哀恫鯨，曷望思撫鞠。肥甘富盤饌，軟美侈衾褥。所爲乃如此，自反豈能縮。嗟嗟食祿者，聖化久沐浴。引身既委贄，此心宜洗淥。置民衽席間，勿陷於溝瀆。致君堯舜上，勿志於斗斛。德當不二三，學無事四六。法律日詳明，規矩時檢束。下於己不忠，亦思上不欲。毋處己昏昏，毋責人旭旭。直道在必行，末利何須逐。僚審同寅恭，上下自修睦。惟知愛國家，不知寶金玉。古今忠與孝，開卷即在目。脫有不幸時，焉敢顧榮辱。挺身冒鋒刃，安得戀羅縠。一時節不全，千載魂亦忸。是以君子心，舉足慎幽獨。考父嘗在宋，鼎食僅餽粥。晏嬰久相齊，敝裘不溫燠。三王思欲兼，周公夜不宿。三仁遂所志，芳名後世燭。夷齊《采薇歌》，義不食周祿。孔明《出師表》，思篤炎劉福。胡銓識和書，指金爲犬畜。文山《正氣歌》，爲國建鰲足。莫道世無知，但將史記讀。莫言天不鑿，請看萊公竹。胡爲有官守，竊位而食粟。時乎不堪用，板蕩竟誰囑。止爲妻子謀，忍將君父鬻。如何美朝政，何如美風俗。我歌匪驕矜，爲爾悉告忠。勿謂今日貴，輩飛架高屋。勿謂今日榮，錦綉衣華服。勿謂今日飽，鍾釜餘米谷。天網雖恢恢，難容不忠族。明則有王誅，幽則有鬼戮。

### 劉宗周《劉子遺書》卷三

問恕。曰：恕己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己。曰：恕己焉已乎。曰：恕己則盡乎人矣。周子曰：公於己者，公於人。未有不公於己，而公於人者也。曰：請問其方。曰：不欲勿欲，不爲勿爲。近取諸身，一飲一食，子臣弟友，如斯而已。然則古之爲方也強而難，子之言方也順而易乎。曰：以易始之，以難竟之，斯可矣。

## 孝弟慈

### 宋濂《龍門子凝道記》卷下《觀漁微》

龍門子曰：人子之身非人。範疇總部·明代部·道德修養論分部·忠恕 孝弟慈

子有也，父母之體之分也。雖曰異形，實一身也。身之聽命者，心耳。心左焉，而身從之；心欲右焉，而身又從之。至前後皆然，無相違者也。父母譬則心也，人子譬則身也。義苟行世，豈有不順之子哉？雖然，身且不敢有，況身外之物乎？世復有因財而逆父母之命者，其丈也哉？

龍門子曰：父母之生子也，欲其善事我也，欲其能顯我也，欲其繼宗祧我也，所望甚重，而滔滔以易教，何也？嗚呼！人子身行弗飭以辱其先者，豈獨其罪哉？

### 方孝孺《遜志齋集》卷一《九箴·本孝》

身乎奚自？實本乎親。惟能盡孝，斯可成仁。况茲有國，神民是主？至德無虧，庶政以舉。溫顏抑氣，先意承歡。膳宰視食，司衣問寒。未言而畏，不怒而恐。志靡自專，事無妄動。正躬謹行，非禮不繇。君親既安，心乃無憂。惟古文王，事父盡孝。著於禮經，萬世是效。儲王睿哲，尙其思之。勿謂聖人，我不敢爲。

### 陳獻章《陳獻章集》卷四《李元春墓銘》

有道於此，匪難匪易。能者謂賢，不能者恥。母疾子侍，弟扶兄醉。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。

### 湛若水《甘泉文集》卷二《新論》

或問道。曰：入必孝，出必弟。他日有問道。曰：入不必孝，出不必弟。或疑焉。曰：入必孝出必弟，自我行道乎！入不必孝出不必弟，其道在我乎！我行道者，其幾也，以動人之道也。道在我者，其動也，以幾天之道也。

### 又卷三《雍語》

徐世禮問：孝弟爲仁之本，何謂也？甘泉子曰：仁也者吾心之生意也，孝弟也者又生意之最初者也。察識培養，推其愛以達於其所不愛，推其敬以達於其所不敬，而仁洽天下矣。而謂有子之支離，異哉，象山之惑也！

### 王廷相《慎言》卷八《小宗篇》

或問孝。曰：『理世之首務。君子能盡孝親之道，則衆善集而羣邪亡。始也，一鄉信之；大也，天下化之。』曰：『請事。』曰：『虞舜尊親爲大，曾子養志爲至，孔子以色爲難，茲孝之大節也。』曰：『非富貴不足以盡之乎？』曰：『玉粢錦衣而愛敬未至，如親之樂何？心敬辭婉而容色愉愉，雖蔬食水飲，歡也。君子亦貴乎悅親而已。富貴者，所遇之時，非由乎我者也，孰能必得之？庶人之孝，勤四體而通神明，豈必藉軒冕哉？』

### 鄒守益《東廓鄒先生文集》卷七《示諸生九條》之二

商可孝乎。五八三九

曰，自天子至於庶人，異位而同孝。身體髮膚不敢毀傷，行道顯親，揚名後世，何嘗有等級。古之人捉襟肘見，納履踵決，與被袵鼓琴並為世典刑。俗恒羨勢位為顯，將寔困為玷耶？苟盡其道，則陋巷一瓢，游學七年，奚害於愛敬？如其悖也，則一歲至相，萬金積塲，奚免於唾嘗？故善孝者在道，不在物。作論孝。

**王時槐《友慶堂合稿·與族弟》** 先儒言，天下無不是底父母。蓋人賴父母方有此身，則此身非我所得私也，此身即父母所與之物也。此身既不屬我而屬於父母，則父母雖將我此身斬刈之、割截之、摧折之，皆任其所為，我不當略萌怨尤之念也，況不至於斬刈割截摧折之甚，而但愛之或不周，辱之或稍過，則正所謂父母惡之，勞而無怨可矣。又況愛之無不周，辱之無少過，而為子者妄生怨尤，每見父母之不是，豈非天地間大不孝之人乎。

**又《友慶堂合稿·仰慈膚見》** 談異學者每以孝弟為粗節，別有性命為最上乘，此大誤也。愚竊謂，孝弟即聖門之秘傳。何則？聖學主於求仁，而仁體最難識。若未能識仁，只從孝弟實事上懇側以盡其分，當其真切於孝弟時，此心油然而藹，然不能自己，則仁體即此可默會矣，故曰孝弟便是秘傳。《中庸》所謂致曲可以入誠，孟子以強恕為求仁莫近，殆此意也。

**崔銑《士翼》卷三** 昔者夫子教曾子以孝，於是《孝經》述焉。上自天子，下至庶人，其分愈遞。天子德教刑於四海，庶人謹節養其父母，其事愈卑，並列為孝。夫孰人無生，孰生無親，孰親無愛，孰愛無本？吾惟無過其生而傷其本，則貴賤之德同。各享其所得，安其所得，一簞之歡，九鼎之華，則豐約之敬同。位可介，而仁直遂。噫，其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乎。夫孝匪直養而已，匪直救其身而已，雖天子必有尊也而事之，必有先也而友之，必有輔也不敢遺，必有所矜也不敢侮。自大夫以下，敬身以立事，推家以理官，不義則爭，非法不行。由是推之，如堯斯君也，如舜斯臣也。夫然乃不辱其親，不虧其體。噫，其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乎！生而共，沒而葬，久而思，祭而嚴，制禮立廟，傳之子孫則不置。是子身有終，孝無窮已也。夫一念感神明，不曰至德乎。自家達四海，不曰要道乎。噫，真所謂一以貫之者矣。

**王艮《王心齋先生遺集》卷二《孝弟箴》** 事親從兄，本有其則。孝弟為心，其理自識。愛之敬之，務至其極。愛之深者，和顏悅色。敬之篤者，怡怡侍側。父兄所為，不可不識。父兄所命，不可不擇。所為若是，終身踐

迹。所為未是，不可姑息。所命若善，盡心竭力。所命未善，反復思繹。敷陳義理，譬喻端的。陷之不義，於心何憚。父兄之愆，子弟之責。堯、舜所為，無過此職。

**顏鈞《顏鈞集·箴言六章·孝順父母》** 天地生民，人各有身。身從何來，父母精神。形化母腹，十月艱辛。兒生下地，萬般殷勤。兒饑啼食，兒冷啼衣。乳抱縫浣，惕惕時時。兒漸長大，擇師教兒，兒長大矣，求婦配兒。人有此身，誰不賴親。幼賴養育，長賴教成。兒幼賴親，兒幼戀親。娶妻生子，何忍忘親。父母衰老，捨兒誰親。兒不孝順，親靠誰人。親不忍我，我忍忍親。忍親饑寒，饑寒我身。親不逆我，我忍逆親。我逆親心，天逆我心。我若不孝，子孫效行。陽受忤逆，陰受零丁。兒幼親憐，施德施恩。親老兒痛，報德報恩。摩痛搔癢，喘息憂驚。老人多病，順志體情。思之痛之，泪血淋漓。孝順父母，聖諭化民。

附詩曰：孝順父母好到老，孝順父母神鬼保。孝順父母壽命長，孝順父母窮也好。父母貧窮莫怨嗟，兒孫命好自成家。勤求不遂大家命，孝順父母福祿加。

**又《顏鈞集·箴言六章·尊敬長上》** 觀彼蜂蟻，猶知有上。看彼鴻雁，亦知有長。蜂蟻鴻雁，尚知尊長。人靈萬物，不敬長上。以己之心，度人之心。人作我尊，我作人尊。手足左右，左與右同。人為我兄，我為人兄。兄弟手足，血脉貫通。通則安泰，滯則疽癰。人來慢我，我必怒焉。我去慢人，人不我嫌。四海九州，個個好謙。謙則招敬，慢則招愆。要免人慢，敬自我先。尊敬長上，聖諭勸賢。

附詩曰：伯叔姊妹伯叔公，常循禮義要謙恭；有些言氣休噴較，原是同根共祖宗；更勸人家弟與兄，相恭相友莫相爭；譬如樹大分枝葉，當念同根共本生。

**羅倫《扶植綱常疏》《明文海》卷四九** 伏讀聖策，有曰朕夙夜惓惓，欲正大綱，舉萬目，使人倫明於上，風俗厚於下。陛下是言，直可為國家扶綱常，為天地立民極，為萬世開太平者也。然欲正大綱，莫先於明人倫，厚風俗。欲明人倫厚風俗，莫先於孝。孝者天之經也，地之義也。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，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，人而非此不可以為人。古今以來，未之有易。故先王制禮。子有父母之喪，君命三年不過其門者，所以教人孝也。古

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，誠以居家孝，故忠可移於君。為人臣者，未有不孝於親，而能忠於君者也。為人君者，未有不教其臣以孝，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。

### 胡松《刻孝經序》（《明文海》卷二二二）

始余爲童子，師授今文《孝經》句讀，蓋及半而疑。夫其所云，廣至德，紀孝行，與右傳幾章，諸如此者，是誰所詔告，與記注也。求之弗得，置弗思。其後數年冠，繹故所誦反覆輒大疑，不能解。偶從友人家，見今所刻晦菴先生刊誤，讀之豁然有會於心，迺知古書傳於今者，類爲後人之所竄定附益，如《禮》：《儒行》《月令》《檀弓》《雜記》諸篇，其不純乎道，詭於聖人之意，諸若斯，要自不鮮。奉文公之書，信之弗疑。比仕且學，會海內名儒，與相揚推。乃於所云刊誤又不能無疑其中。夫謂章首爲經，今試取讀之，彼其義理深醇，氣脈流貫，本自一時之言無疑。顧古文二十二章，與今文十有八章，以皆仲尼、曾子閒居間出之言，或他人有問，或曾子自問，或孔子所嘗語人。意者，仲尼既沒，曾子卽世，諸門人弟子雜記其言，私相纂輯誦法，後人相與尊之爲經爾。夫尊之誠是，而顧輒分經傳，則亦尊經之過矣。夫分經傳已無當，乃曰是章傳某，是章廣某，曰是爲天子之孝，是爲庶人之孝，是孰詔之而孰識之耶，其孔門以來之舊邪。夫聖人之言通乎上下，其遠如天，其近如地，又曷嘗顯顯然曰，是爲某人之孝之道云爾。學者試卽齊、魯《論語》，取孔子言之約者以爲經，而以他日他章之言爲傳，以詔於人曰，是章傳某，是章廣某，要之無弗通。然此可乎不可乎。此其不足據證，明者必能辨之矣。或曰，是書之傳歷數千年，學者世守之，子獨何據而疑之也。曰，以漢儒識孔子之言知之也。漢儒識孔子之言曰，吾志在《春秋》，而行為《孝經》。夫《春秋》者，本《魯史記》之名，當時固有其號。彼《孝經》者，是後人之所尊信，而夫子之生自以爲經，有是理乎。自《論語》、《大學》之書，已多出曾子、子貢、有子之門人所雜撰，而況是書。知者觀於古文今文之殊，思過半矣。若其他雜引《詩傳》，傳會成文，則宋衡山胡氏、玉山汪氏具有其說，故在學者之自得焉爾。雖然，秦漢而來，聖學不傳，寥寥數千載，自有宋諸大儒外，至於今靡矣。學者惟利是聞，高者習靜語空，下者沿俗守陋，日務脂澤其言以悅世，其於事親從兄之節，順悅翁耽之旨，曠弗省。余是用大憂，思有以拯其敝，迺刻斯上黨仇氏書院中。仇氏固敦孝友之行，不沿於俗者也。嗟乎，士無志於學，則余固無望矣。志於學而弗是之先，是戕木之本而務膏其華，堙水之源而冀其行之達也。其涵與萎，

要可立而俟。知我罪我，其以斯言也夫。

### 羅汝芳《近溪子集》御字卷

問，仲尼《祖述堯舜》一章。曰，堯、舜之道孝弟而已矣，則祖述者卽祖述其孝弟之道也。汝諦觀本章前面說舜，只說舜其大孝也。說孝而弟在其中，說舜而堯在其中矣。就是說文王處，也只說父作之，子述之。說武王處也只說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。可見不惟祖述是祖述孝弟，而憲章亦是憲章孝弟也。至於四時之行，水土之化，無一物不有所自生，則無一物而不好生，便謂之曰，天命之性也。夫惟好生爲天命之性，故大和網緼，凝結此身，其始之生也以孝弟慈而生，是以其終之成也必以孝弟慈而成也。人徒見聖人之成處，其知則不思而得，其行則不勉而中，而不知皆從孝弟慈之不慮而知，不學而能中來也。此個道理果是愚夫愚婦鶩飛魚躍皆可與知與能，而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也。惟孔子天縱聰明，其見獨超拔一世，故將自己身心總放入此個天命性中，保合初生一點太和，更不喪失。憑其自然之知以爲知，憑其自然之能以爲能，怡猶於父子兄弟之間，渾淪於日用常行之內。凡所思惟，凡所作用，凡所視聽言動，無晝無夜，無少無老。看着雖是個人身，其實都是天體。看着雖是個尋常，其實都是神化。所以下面極形容其物並育，道並行，敦化川流，而曰此個天地比之有形天地尤爲大也，不然此書說聖神功化已是極其玄妙，若干變萬化而不可方物，何爲卻總名之曰《中庸》也耶？學者但將其名書之意細去玩味，便知孔子之學原有根源，而今日之論，或亦愚者千慮之一得也已。

### 又書字卷 彌勒諸生講《爲政以德》一章，道之以政一章既畢，進講者

問之曰，汝講爲政以德的德字，道之以德的德字，說許多以內聖爲外王，以精神心術爲倡率化導，已是詳備可聽。但不曉得個着落，則理會處便不切實，既欠切實則講貫處便不精神。我且問你，爲政以德的政字，可就是道之以政的政字否？曰，卽是此個政了。曰，無爲而民自歸的民字，可就是民免而無耻的民字否？曰，卽是此個民了。曰，政爲民而立，則政之所云必民間之事，政既是民間之事，則爲政以德之德，道之以德之德，便須曉得聖人說的亦就是民間日用常行之德也。民間一家只有三樣人，父母兄弟妻子。民間一日只有三場事，奉父母處兄弟養妻子。家家日日能盡力幹此三場事，以去安頓此三樣人得個停當。如做子的便與父母一般的心，做弟的便與哥哥一般的心，做妻的便與丈夫一般的心，恭敬和美，此便是民三件好德行。然此三件



德行却是民生出世帶來的。孟子謂，孩提便曉得愛親，稍長便曉得敬兄，未學養子而嫁便曉得心誠求中，真是良知良能，而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。但這民衆無上人與他說明，此是人家第一好事大家該做，即說與他聽叫他去做，又無人做樣子與他看，便說也不信。所以人家父子、兄弟、夫妻之間，不免相忤相爭，本來美德却反成惡俗矣。故聖賢爲政，不徒只開設條款，嚴立法令，叫他去孝弟慈，而自己先去孝弟慈。如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長吾長以及人之長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久之則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，便是上老老而民興孝，上長長而民興弟，上恤孤而民不悖。果然有耻且格，若北極一旋而衆星自環拱之，更不待上之人去刑罰他，追究他，自然大順而大化也。若泛然只講個德字而不本之孝、弟、慈，則恐於民身不切，而所以感之所以從之，亦皆漫言而無當矣。若論以德爲政，却又有個機括，俗語云，物常聚於所好。又曰，民心至神而不可欺。今只爲民上者實見得此孝、弟、慈三事是古今第一件大道，第一件善緣，第一件大功德，在吾身可以報答天地父母生育之恩，在天下可以救活萬物萬民萬世之命。現現成成而不勞分毫做作，順順快快而不費些子勉強，心心念念言着也只是這個，行着也只是這個，久久守住也只是這個。則上之所好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今日閭閻豈不可並於唐虞三代而無難也哉！大衆其共圖之。

**又樂字卷** 問，父子之道天性也。然父之處子，與子之處父，亦自有別。即如子尚廉潔，而父忿戾之，違則傷恩而順則損名也，奈何？曰，須要假貸曲處，不拂親意，而亦不失所守也，則善矣。曰，父有餘蓄而子必欲取之，以爲不肖，亦可從否？曰，是則必須教之以正，而決不可從也。曰，其子有不肖出於性生，雖教之必不能從。又所生一人，縱欲天沒，終於無後，或者謂此無奈，只當付之於命，可否？曰，父子主恩，決無可忍之心，亦無可棄之理。大凡天下鳥獸虫魚皆可以感而移，況於人乎！但教亦多術，須悉心盡力，乃得奇中而妙運也。曰，若畢竟終不能感格，非命而何？曰，此命字亦當就已，說我命該當爲子孫辛苦則可，若說我命該當有不肖子孫，則生意已自本身斬了，是自己先不肖矣，又安能貫通於不肖子孫也耶！故人生萬一不幸，遭際有此，必須與之同生死患難，感通化導。力有時而盡，心無時而解，乃是慈道之極也。嗚呼，己慈既極，則子孫又安有不可移之理哉！大抵世人論理，皆是責人厚而責己薄處失之。故程子云，細思吾身在天地間有多

少不盡分處，正謂此也，學者不可不加猛省。

### 三 綱

**薛瑄《讀書錄》卷三** 三綱五常之理萬古猶一日。非實理則月易而歲不同矣。

**又卷六**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。三綱五常之道，日用而不可須臾舍，猶布帛菽粟不可一日而無也。舍此他求，則非所以爲道矣。

天地間至大者莫過於三綱五常之道，帝王之爲治，聖賢之爲學，皆不外是。

**吳與弼《康齋集》卷一一《日錄》** 三綱五常天下元氣，家亦然，一身亦然。

### 五 常

**呂坤《呻吟語》卷一之四** 有殺之爲仁，生之爲不仁者。有取之爲義，與之爲不義者。有卑之爲禮，尊之爲非禮者。有不知爲智，知之爲不智者。有違言爲信，踐言爲非信者。

**錢一本《眼記》卷二** 仁、義、禮、智皆天道，天道能造人之命。聖人又立仁、義、禮、智之極，全體天道以造人之命。人待命於天道，亦待命於聖人。如云古之時無聖人，人類之滅久矣。不仁不成其爲父子，未知聖人仁道虧欠總未盡其爲父子。不義不成其爲君臣，未知聖人義道虧欠，總未盡其爲君臣。孟子不徒以天道言性命，而以聖人言性命，蓋以聖人望人，望人皆爲聖人。不徒以衆人望人，望人但爲衆人也。

**又卷四** 五常，民之秉彝也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，人人同此彝常之秉，而我故無之。人人同此懿德之好，而我故無之。善根滅絕，浮華外飾，君子聖人一脉遂至不續，亡爲有，虛爲盈，約爲泰，皆此。夫是之謂無恒，皆不可救藥之人。故曰不可以作巫覡。